

琦君文學作品中女性角色淺探：以〈髻〉為例

投稿類別：文學類

篇名：

琦君文學作品中女性角色淺探：以〈髻〉為例

作者：

育達高中。楊長洋。高三(63)班

育達高中。許育雯。高三(63)班

育達高中。陳依婷。高三(63)班

指導老師：

溫宜芬

壹 ●前言

琦君，一個每個人都耳熟能詳的名字。從小到大，陪伴無數的莘莘學子度過好幾載的求學歲月。其文學的意象，早已深植人心，簡單而不矯揉造作的文字，卻又透露出女子溫婉的外表下，一股剛強不凡的力量。

作品評價夏志清先生曾說：「琦君的散文和李後主、李清照的詞屬於同一傳統，但她的成就、她的境界都比二李高。我真為中國當代文學感到驕傲。我想，琦君有好多篇散文，是應該傳世的。」(註一)其對她作品的推崇，已不在話下。

從她的作品中，不僅可以了解她對於母親的愛，也讓我們認識了傳統女性與現代女性的差別。這點可以從本次論文所要探討的〈髻〉這篇文章略讀出一些端倪：母親的傳統儉樸、姨娘的時髦入時；母親的內向小心、姨娘的落落大方，母親的古板髮型、姨娘的摩登造型……本文即針對其筆下風格迥異的兩位衝突性的角色，來研究中國女性所代表的意象。

貳 ●正文

一、作者生平

琦君，本名潘希珍，後改為潘希真，乳名小春。浙江省永嘉縣人，甫出生沒多久，雙親即不幸先後過世，自小由伯父伯母撫養長大。潘老先生允文允武，對琦君的教養也十分嚴厲，跟隨著家庭教師葉巨雄，研讀詩經、唐詩、孟子、論語、唐宋古文等中國古典文學數年，奠定了厚實的文學基礎。大學期間，受業於詞學大師夏承燾門下，飽讀中西文藝作品。「琦君」筆名的由來，是因夏承燾老師取「希世之珍琦」的「琦」字來稱呼她，再加上「君」字的敬稱。

琦君是以懷舊作品聞名的散文家、小說家，其文章風格含蓄溫厚，情感委婉真摯，文字雅潔清麗，尤其以回憶故鄉、童年、親友的散文最為人稱道。正如琦君所言：「每回我寫到我的父母家人與師友，我都禁不住熱淚盈眶。我忘不了他們對我的關愛，我也珍惜自己對他們的這一份情。像樹木花草似的，誰能沒有一個根呢？我常常想，我若能忘掉親人師友，忘掉童年，忘掉故鄉，我若能不再哭，不再笑，我寧願擱下筆此生永不再寫，然而，這怎麼可能呢？」(註二)著名的作品有《煙愁》、《琦君小品》、《紅紗燈》、《三更有夢書當枕》、《桂花雨》等，並曾獲得中山文藝獎、國家文藝獎。

筆者在琦君的身上見到了前所未有的細緻與感動，其文章的剪裁與風格，再再的令人沉溺其中，久久不能自已。徜徉在其精緻的字裡行間，是至高無上的享受。文筆平易近人卻又有無限的畫面感。琦君謙虛地說：「我這個是土作品。」夏說：「土有土的好處。」(註三)，跟著琦君的步伐，筆者彷彿回到了那個純樸的年代，化身成「小春」，一同去見證這世界的美好。

二、文本分析

髻，在文章中也代表了不同的意義。代表了在父親心中母親及姨娘的差別。也象徵著兩個女人之間的心結。在父親將姨娘帶回來那刻起，琦君便了解到家中氣氛已變，爸爸不會再回來了，而母親則是繼續地做好傳統婦女該做的事，受冷漠的母親，躲在房裡啜泣的母親都使琦君感到萬般不捨。「一把小小的黃楊木梳，再也理不清母親心中的愁緒。因為在走廊的那一邊，不時飄來父親和姨娘琅琅的笑語聲」。(註四)琦君散文中愛以物寫情，以物件為文章主線，開展內容，而且開門見山，清清楚楚，也貫徹始終。物件在文中或多或少有其作用，如象徵、對比、連貫內容或抒情等。琦君無論對人，對事，對物都抱有很深的情感，因此，她生活中每樣事物都可以容易引起她的感情，令她寫出這麼多親切有情的散文來。

三、人物特色

(一)母親

身為中國傳統女性的典型代表，琦君母親自然有其節儉的美德，姨娘初到家中時，便「先聲奪人」的展示自己的友好，母親卻不為所動。「她送母親一對翡翠耳環。母親只把它收在抽屜裡從來不戴，也不讓我玩。我想大概是捨不得戴吧。」(註五)或許是對這個「不速之客」的猜忌；亦或是打從心底的不屑這種奢侈品，不管如何，母親勤儉而不崇尚物質生活的個性皆躍然紙上。雖一開始母親對這個「小三」姨娘有著諸多的不滿與賭氣，但在琦君的父親過世之後，其偉大的包容力也展現了身為「大老婆」所應有的風度與風範，「自從父親去世以後，母親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難相依的伴侶」(註六)，琦君日後能與她的姨娘和睦相處，母親的家庭教育，實在功不可沒。

(二)姨娘

作為一個男人的「新歡」，姨娘十分稱職的扮演好這個角色，她的外表是她最大的武器，「她的皮膚好細好白，一頭如雲的柔髮比母親的還要烏，還要亮。兩鬢像蟬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，梳向後面，挽一個大大的橫愛司髻。」(註七)甫出場便使得琦君的母親顯得相形失色，其後在洗頭時更是十分有心機的逗得琦君的父親春心蕩漾，「父親坐在紫檀木榻床上，端著水煙筒嘆嘆地抽著，不時偏過頭來看她，眼裡全是笑。」(註八)她對琦君的母親所造成的威脅與壓力已如排山倒海般襲來，也因此造成琦君的母親此後一生都鬱鬱不樂。但年華終究是會老去，當已如明日黃花的姨娘再度出現在琦君的面前時，早已不再是當年那個花枝招展的妙齡女郎，而是逐漸蒼老的中年婦女。哪還在與琦君的母親爭什麼寵、吃什麼醋呢？說到底，姨娘也算是個頗為悲劇性的角色。「她不像我母親是個自甘淡泊的女性，她隨著父親享受了近二十年的富貴榮華，一朝失去了依傍，她的空虛落寞之感，將更甚於我母親吧。」(註九)，這就是姨娘的人生，一生繁華恰如朝露，回頭一看總成空。

(三)父親

琦君的父親是那個時代典型的男人。喜愛的女人，不僅只是他老婆而已，他也喜歡外面的女人。琦君的父親，不是不愛他的老婆，只是在男人的事業和交際中，總是需要一個得體的另一半。就跟現在的男人一樣，跟朋友聚會時，總是會跟身旁的朋友，比任何的東西，包括女人。父親享受姨娘所帶來的新鮮感，卻忽略了陪伴了自己更久的髮妻，那才是自己最初的「最愛」，但他卻選擇了忽略這點。得不到的永遠是最美，琦君的父親犯下了天下男人共同的通病。

四、中國女性的意象--以張幼儀與陸小曼為例

民國後，雖然對於女性的束縛已經解放了，但是，仍有不少的女性被傳統的三從四德所束縛著，也有不少女性已脫離傳統，讓自己成為新時代的女性。例如與徐志摩關係深遠的兩個女性——張幼儀與陸小曼。琦君的母親就像張幼儀般，即使傳統束縛已經不在她們的時代，他們仍然堅守著婦道。張幼儀，與徐志摩有了媒妁之言，即使知道徐志摩不喜愛傳統女性，卻還是嫁給了他。但是到最後，仍走上離婚這條路。姨娘就如同陸小曼般，脫離了傳統的束縛，讓自己變得很前衛，成為了現代女性。徐志摩就像琦君的父親一樣，被這兩位截然不同的女性的美麗與反傳統吸引住。我相信琦君的父親並沒有不愛他的母親，只是，琦君母親的傳統婦女形象已經不適合那時代。即使如此，但琦君也因母親的寬大為懷，而對姨娘毫無一絲怨恨，這就是有著傳統女性特質的母親，給琦君最大的影響吧！

參 ● 結論

琦君曾說：「寫作貴在『誠』字，有真心才會有真情，絕不可為文造情」。無怪乎琦君筆下的人物總是那麼可親可愛。琦君的母親，個性老實，對於一切的事物都保持著沉默。縱使他已不是丈夫的最愛，但是對於丈夫，他仍然堅守那堅貞的感情。年輕的姨娘卻較懂得掌握男人的心，也因為新潮的打扮，加上懂得收買人心，更顯出琦君母親的弱勢。

在現代的社會中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。以前看來姨娘的個性似乎大家較喜歡，但是以現在的我們來看，其實他們有各自的優缺點。母親，就像個竹子般堅守自己的操守，固守自己的本分。然而姨娘，就像帶刺的玫瑰般，既美麗又高貴。此兩種性格，就像張愛玲〈白玫瑰與紅玫瑰〉一樣，給了現代的女性，不一樣的模範。值得我們深思。

琦君散文，最出色的莫過於懷舊文學，其次是生活感想。懷舊文都是回憶早年的生活，不論寫人、寫物、寫事，將讀者牽引到文中的時代，與她共同進入往日的回憶。懷舊文字中，寫得最出色的是人物小品。文字表達人物，最高的境界便是使人物「栩栩如在目前」，琦君便有這種本領。琦君的懷舊文，沒有大抱負、大理想，看似是家庭瑣事而已，但琦君總能將層次有所提升。琦君處理題材，不在事件本身，而是在小人物小事件中，組成一片有情世界。

例如在〈髻〉一文中，看似衝突的兩個女人——母親與姨娘，最後卻走上相依相存的命運，琦君甚至同情姨娘的遭遇，因為享過榮華的她，比起母親，更難適應父親走後的淒涼。對於愛對於恨，也有一種通達的認識。讀琦君的文章，其中人物可親可愛，而且可以感受到人間的情味無窮。

肆 ●引註資料

註一、維基百科——琦君：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6%BD%98%E5%B8%8C%E7%9C%9F>

註二、《煙愁，留予他年說夢痕》台北：爾雅出版社 2002 年

註三、維基百科——琦君：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6%BD%98%E5%B8%8C%E7%9C%9F>

註四、《紅紗燈·髻》三民書局 新版 2002 年

註五、《紅紗燈·髻》三民書局 新版 2002 年

註六、《紅紗燈·髻》三民書局 新版 2002 年

註七、《紅紗燈·髻》三民書局 新版 2002 年

註八、《紅紗燈·髻》三民書局 新版 2002 年

註九、《紅紗燈·髻》三民書局 新版 2002 年